

纸上 染了蓝

A long long

farewell

周耀辉  
著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# 纸上 染了蓝

A long long



周耀辉  
著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纸上染了蓝 / 周耀辉著. — 成都: 四川文艺出版社,

2016.6

ISBN 978-7-5411-4285-7

I. ①纸… II. ①周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062896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21-2016-95

本书简体字版由亮光文化有限公司授权出版, 并只限于中国内地发行及销售。版权所有, 不得翻印。

ZHI SHANG RAN LE LAN

## 纸上染了蓝

周耀辉 著

策划编辑 王丹 黄宁群  
责任编辑 王其进  
装帧设计 朱琳  
内文制作 田晓波

出版 四川文艺出版社(成都市槐树街2号)  
网址 [www.scwys.com](http://www.scwys.com)  
电话 028-86259303(编辑部)  
传真 028-86259306  
发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 
电话(010)68423599 邮箱 [editor@readinglife.com](mailto:editor@readinglife.com)

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 
印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 
成品尺寸 130mm × 184mm 1/32  
印张 5.5 字数 58千  
版次 2016年6月第1版 印次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 
书号 ISBN 978-7-5411-4285-7  
定价 36.0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发邮件至 [zhilang@readinglife.com](mailto:zhilang@readinglife.com)

# 目录

## Contents

---

1 序

---

11 三生 三鞠躬 三姨

23 灯 破地狱 火

35 凉 暖 耳朵里的交响乐

45 婵 娟

57 银 玉 琥珀

69 放弃 追随 守候

83 职员还在 邮差走过 会头消失

93 71b12 黄赌毒 2/2

105	不女 君君君君君 不男
117	下唇 眉眼间 颈上
127	打电话 嘘嘘嘘嘘嘘嘘 唱歌
139	蓝了染上纸
<hr/>	
151	后记
<hr/>	

## 序

在我还没有发表任何作品之前，已经想过一定要写一篇小说。

小说的主题、主线甚至主角我都不清楚，只知道开始的一幕必定是一场葬礼，一个父亲的葬礼，儿子刚好撒下一抔土，而视点居然是从下而上，看到零零碎碎的土扑面而来，破裂了一片蓝天。

因此，我知道那是我对我父亲的愤怒。他在我两

岁的时候抛下了我们，跑到我至今依然觉得遥不可及的地方。他和我们唯一的联系就是隔一段时间寄回来的家用，不够，不定，零碎得就像葬礼上的土。

有一段时间，我以为我已经不再愤怒。

在我刚满三十而又决定像他一样离开香港的一年，我以为我可以像另一个成年男人般与他对话。但他，已经变了老年人。他回信了，罕有地，说不想再想起以往的种种，只想安静地度过晚年，因此，不想见我。

我在不甘与不忍之间，始终没有轻举妄动。

直到今年二月，我打了电话给他，竟然是因为我妈的死亡。我把消息告诉他，他大概也很错愕吧，然后问我，刚寄回来给我们过年的家用收到了吗？半世纪的恩恩怨怨，一时之间，他如何承受而又做出恰当的反应呢？大概也不可能有任何恰当的反应。但我当时清清楚楚地感觉到我的愤怒，带着年年月月的重量，聚到我身体之颠。我的指头抓紧，我的舌尖快要

裂开。

我姊姊看到了，把电话接过去，然后叫爸爸不要担心，我们会打点丧事，待一切办妥再告诉他。姊姊诡异地安静，对我说，这大概就是男与女的分别吧，女的，总是心肠软。

我不肯定我妈是不是心肠软。我只知道她必须以一种硬的姿态才能够过日子。毕竟在那个年代，一个女人带着两个孩子，可以选择的姿态其实真的不多。妈很少谈到她的选择。有一次，在她没有八十也有七十的时候，她说，当时没有改嫁，真笨。妈从来没有说过追求她的是怎样的男人，是一个还是两个还是几个。只是不断告诉我和我姊姊不想我们变了“油瓶仔”。有时候也想，假如我真的有个继父，我会不会因此少了一些对我生父的愤怒呢？唯一我比较肯定的，就是我必须记住我妈大半生没有白过，因此，我才可以不太责怪我爸。

于是，我决定书写，证实她的大半生没有白过。



在我妈去世之后，我没有想过要写什么。终于执笔，有两个原因，一远一近。远因是有人送了一本书给我，是保罗·奥斯特的《孤独及其所创造的》。我每天睡前都看，但不一两页就睡着了。有一次，我坐火车带了书慢慢地看，慢慢地，悲从中来。作者写的是他刚去世的父亲。于是，我怀疑，我先前看一两页就睡着，不是因为我累，也不是因为书闷，是我逃避。而近因，就是《突然十年便过去》出版，编辑叫我写序。

我想，我妈，可能就是我的序。

要写好这个序，可是非常困难。看，我从文首到这里，转弯抹角，仿佛有一种逻辑，却也不无混乱。也许，就当是我妈对我的影响吧。假如她是前言，也不必然决定后语。

纵然，在艰难的生活中，我相信她宁愿看有把握的故事。所以她喜欢好莱坞片，尤其爱看动作片和恐怖片。后来，我猜测她在电影里头那个说英语而简单

的世界里，看到她的男人。我从来没有问她。而她从我两三岁起一直带着我和我姊姊去看电影，有时一天两场。我还清楚记得克林特·伊斯特伍德电影里的血迹。我也记得最后一场和她一起看的电影是《2012》，当时她八十三了，外出都要靠轮椅，但那一次，她撑着拐杖可以跑到洗手间。我从来没有问她电影对她的意义，但我很明白那是她生存力量之一。

我从我妈身上渐渐体会流行文化与日常生活的关系。后来，我参与了制作流行文化，也开始进行当中的研究。

当然，假如我的事业由我妈选择，她一定另有向往。

我写歌词写了十多二十年，她从来没有亲自让我知道她看过我的作品，只是偶然地会对我说哪位亲戚哪位邻居在电视上看到我的名字。我学会了那是她表达以儿为荣的方式。至于我念博士，对她来说，更是匪夷所思。我妈较多说的，就是仔啊仔，如果当年你

留在政府工作，今天一定赚很多钱了。

尽管如此，我妈从来没有阻挡我认为重要的选择。

在种种小事情上，例如去哪家酒楼吃饭，什么时候应该回家，我妈处处显示她的霸道，也是焦虑。但在大决定上，她都由得我。我小学毕业，她想我报读工业中学，因为我们穷，可能我还未念完中学已经要出来工作帮补家计，有门手艺总是好的。但我没有听她的。后来，我选了文科，入大学也选了文学院，而不是她所期望的法律系。后来，我才醒觉她一定非常非常失望，当时我只管做自己认为该做的事。

我叫我妈失望的应该很多，而我所知道的应该比她亲口告诉我的多。有一次，家里不寻常地剩下我和她，然后她又说起我没有结婚生子的事情，说没有机会抱我给她的孙是她做人的最大遗憾。

面对如此粗暴的指责，我也只能还以粗暴。

我说，你当初不也是个走上异路的人吗？

跟很多我所认识的家庭一样，我妈很少向她的子女提及自己的往事。例如她与我爸的纠结，从来没有告诉我。我只能间接听回来，加上自己的推理与幻想，然后就成为我所相信的历史：她在还是少女的时候离开了自己的家，搬到了一个相熟男生的家，后来又跟他们一家来了香港。我妈本姓周，到香港后跟了这男生一家姓成，谁知后来又嫁给了姓周的，谁知后来这个姓周的与另一个女人在另一个地方经营了另一个家。剩下她，与我，和我姊，在香港。

当中的曲折她都没有多说。我唯有认定她当时一定是个离奇的少女。

而这个离奇的少女在我认识她的最后几年，变得充满牢骚，不是抱怨周身骨痛，就是哀叹百无聊赖。她躺在床上的那种孤独，往往令我想起更早年的她，患了抑郁症，不是睡觉，就是骂人。

那时我只有十多岁，突然失去了坚强的妈妈，因

此害怕软弱。有一次，我妈批评某个妇人，说她只能共富贵，不能共患难。我觉得她在说我。而后来，我又三番四次神经质地证明我也可以此志不渝。

对于我妈近年的孤独，我无能为力。幸好在她体力还可以的时候，我说服她来阿姆斯特丹探我。那一年的夏天特别明媚，她开心地坐在轮椅上跟我们到处观光。我问她吃西餐还是中菜，她说，当然是西餐，中菜随时在香港也吃得到。有一个下午，我们坐在路边咖啡店，我妈对旁边一家杂货店很有兴趣，于是一个人撑着拐杖蹒跚地走过去，尽管言语不通，她还是满载而归。

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看过如此活泼、如此有生命力的妈妈。

在阿姆斯特丹机场送别的时候，我强烈地觉得，可能我不会再见到如此的她了。我不知所措。我妈握着我的手，说：仔，我知你乖。

我常常觉得“乖”这个字很奇怪，像缺少了什么似的。对，是一双腿。可能是我先学会了“加减乘除”的“乘”。而假如我是乖仔，我妈是不是良母呢？然后，我发觉，跟“乖”一样，“良”对我来说也是不完整的字。我想到了“娘”。我不是不明白，女良成娘，但我更觉得是娘必须抛弃作为女人的一些珍贵的东西才成就了良。

所谓的美德难道都是残缺，都需要抛弃才能成就的？

我不写了，累了。

那一天，我为了思念，跑到一个我认为最值得我坐下来思念的地方，从傍晚一直坐到天黑，暮色居然爬到我眼里。我在纸上试图写下我所记得关于我妈的事。这页纸后来放在我新买的牛仔裤袋里。染了蓝。

纸上很多的笔记：银镯子，耳挖，萝卜糕，新师奶……我都没有写成文。先前撒下一抔土，后来一点

一滴地执拾起来。这样的事谈不上完成不完成。

只能继续。

纸上若隐若现的蓝，就当是一个约定。

《孤独及其所创造的》里有句话说得很好：试图说任何人任何事都是一种虚荣。于我，虚荣也许是我稍有把握的真实。

周耀辉

二〇一〇年六月四日至七日

赤柱 / 铜锣湾

三 生



三 鞠 躬



三 姨



